

幽怪詩譚目錄

卷之六

神交玉女

壁婦聯吟

瓜步娶鶴

媚戲介胄

蟲鬧書室

芳園蓮燈

浪子示罰

荷香五怪

錦裾濟渡

紫鸞夜怪

玉簪醉答

異僧大言

綠蘿大蕈

蘇小芳魂

黃貂口怪

芙蓉仙子

太真辨証

夢賦弓鞋

廢宅聯詩

坐怪詩譚卷六

西湖

碧山臥樵
桐菴居士

纂輯
訂詳

神交玉女

山東兗州府有玉女觀素著靈跡遠近祈禱者絡繹不絕頻年以來香火之盛甲一省景泰辛未臨清有富商朱鴻漸者以無嗣故往觀祈子焚香通誠畢隨假宿于觀中偶爾閑玩見玉女神像極美如生心切慕之私自念曰世有如此之奇貨而人安有不居焉者乎是夜開戶獨寢將及更餘俄見紅光滿室異香

襲人少焉玉女降臨于室呼鴻漸謂曰汝慾火甚熾
獨不知燒廟之事耶鴻漸心甚異之急起披衣俛首
不敢對玉女若嗔之者曰日間動念果合意否鴻漸
始悟頓首謝罪玉女乃回嗔作笑曰汝勿恐也吾與
汝雖云仙凡異域坐顯殊途然三生有緣終當會合
故玉簫女兩世姻緣楚襄王高唐雲雨皆係前緣非
同偶爾今汝與吾有一宿之緣吾所以來此了除宿
債但不可輕洩以犯天條鴻漸拜謝而起因知所措
玉女携鴻漸手直至寢所綉圍珠幙光采奪目玉女
命鴻漸解衣共枕蓋宮仙子數應邂逅凡夫閨苑名

妹緣合綢繆俗子顛鷺倒鳳雖不出人世之常軟玉
溫香竇迥異烟花之陋文歡甫畢玉女曰今夕與汝
交媾者完姻緣之夙好也明日與汝閭閻者正神人
之大防也雖然吾宣薄倖者耶但彼此以心相體足
矣日後汝有急難當望空默禱吾自有庇護之處乃
賦春曉曲一闋以志樂事曰

妖紅軟綠含朝陽 鶯啼燕語愁人腸
苔痕漬露翡翠濕 杏花撲雪胭脂香
鳳衫輕薄春寒怯 斜倚銀屏怨離別
藁砧一去歸未歸 屈指東風又三月

吟已邀鴻漸和鴻漸遂踵韵曰

狂蜂浪蝶爭春陽

畫樓珠簾欲斷腸

水點落花流過白

風吹芳杏飄來香

側擁紅綾逞嬌怯

粉郎豈忍明朝別

郎去春初歸暮春

莫待寒砧搗明月

班婕妤
女太史

玉女誦之贊曰始焉觸物感懷既而因時敍景末敍別離眷戀之情深得詩人性情之正佳作也鴻漸請以乏嗣之故玉女曰汝家資巨萬福薄者實難乎承吾今當為汝選擇玉女沉思良久若默默推算者然徐曰明年側室當有一子汝宜勉勵益修厥德福壽

未可量也語畢鴻漸似夢初覺遍體流汙恍惚間乃
曲肱于枕上然而香氣猶未散晨起拜禱言旋越一
載側室果舉丈夫始信玉女之言不誣而鴻漸之遇
亦奇矣

璧婦聯吟

太原秦邦字本民性豪邁有膽量皇慶初築室于城
北之七里隅讀書其中好舞劍常以劍自隨室中壁
上繪一美人相傳為羽衣過此而畫雖係水墨點染
亦頗工緻疑一神仙筆也邦一夕于燈下危坐夜分
將寐忽見一美人莊荅而至立于燈下邦輒問曰何

方婉子美人拜而言曰妾姓泥氏字繪素本土人也
念妾質抱縞素不愛鉛華賴松溪子之胚胎感毛中
書之潤色儀容既已叨偶于人豈甘終面乎璧先生
不以槁木死灰為嫌賤妾願以握雨携雲自効遂歌
竹枝詞十首以獻笑其一曰

家住東吳白石磯 門前流水浣羅衣
朝來繫着木蘭棹 閨看鴛鴦作隊飛

其二曰

石頭城外是江灘 灘上行舟候潮難
潮信有時還又至 郎舟一去幾時還

其三曰

郎為功名走九州
無因得似白鷗鳥

妾愁日夜在心頭
隨着郎舟到處遊

其四曰

勸郎切莫上巫峰

勸郎切莫往臨邛

臨邛少婦解留客

巫山峰高雲雨濃

其五曰

山桃花開紅更紅

朝朝愁雨又愁風

花開花謝難相見

懊恨無邊愁殺儂

其六曰

蜀江西來一帶長

江水無波鏡面光

長恨人心不如水

等閑好惡最難量

其七曰

西湖荷葉綠盈盈

露重風多蕩漾輕

荷葉團團比儂意

露珠不定似郎情

其八曰

勸郎水底莫鋪綿

勸郎石上莫栽蓮

水底鋪綿容易爛

石上栽蓮根不堅

其九曰

油壁尋芳柳翠娥

春衫半臂試輕羅

海棠花嬌香不露

怕甚狂蜂浪蝶多

其十曰

燈花昨夜燦紅缸

鵲聲今日噪紗窓

倚門專待郎相見

重繡麒麟錦帶雙

吟訖趨近邦側曰念妾久蒙塵垢待字有年雖無脂
粉可以撩人實則水肌足堪把玩倘蒙不棄願充下
陳邦神色自若按劍厲聲叱曰何物妖魅敢侮正人
若不速行膏吾利劍美人笑曰君非魯男子何拒妾
之甚耶邦怒提劍逐之美人疾趨壁上倏忽不見邦
遂立毀其像焉

士柔色令人
少此壯何可

孤步娶耦

盱眙寶明美姿容工詩賦年二十而未婚棄儒就賈
洪武中貿易於都中歸至孤步泊舟河側是夜月明
如畫明仰視月色披襟閒行且行且吟曰

荇帶蒲芽望欲迷

匱鷗來往傍人飛

水邊苔石青青色

明月蘆花滿釣磯

行至市梢隙地見一美人望月而拜拜罷吟曰

拜月下高臺

滿身風露涼

曲欄人語靜

銀鴉自焚香

昨宵拜月月似鎌

今宵拜月月始弦

直須拜得月輪滿

應與姮娥得相見

姮娥孤惱妾亦孤

桂花無影墮冰壺

年年空習羽衣曲

不省三更再遇無

明闇久視之悅其姿容嬌媚態度妖嬈且四顧無人急趨而進曰娘子何家宅眷何故深夜獨行美人曰妾乃處子本州人士小字媚娘幼失怙恃有懷不遂故訴於天邊月聊抒心上愁耳明曰然則欲偕佳偶乎美人曰燕婉之求孰則無之第藍橋路阻巫峽雲迷設若踰牆以相從未免銜玉而求售是以蹉跎歲月甘守空閨以待字明桃之曰佳會難逢良緣非偶

卿既未嫁僕亦未婚今夜邂逅相遇豈非天賜其便
倘不嫌萍梗永結絲蘿則乘龍在今夕矣美人初無
難色欣然從之遂與偕至舟中時夜色已闌銀河倒
影三星在天取酒更酌對天盟誓已而文會香肌緊
貼春興勃然玉體軒盈嬌羞無限及露滴丹心泉流
澗底陽臺之夢已迷旅况之懷頓釋明喜得佳麗恐
人將物色之急促舟回盱眙抵家以美人見于父母
及宗族紿曰凭媒妁行六禮娶于辰步良家美人自
為竇氏婦勤供女職恪守婦儀內外靡不得其歡心
每與明桃燈劇談往事娓娓詳品無不中窺明甚心

服之即淹貫之儒不逮也。暮年產一子，極其聰俊。明珍愛之，忽一日，美人泣謂明曰：「三日後大難已迫，妾其死矣。」明驚問其故，美人曰：「數已止此，其奈之何？」君若無妾，妾情善視予子死且不朽時。嗣天師張真人朝京道之，盱眙過竇氏之宅，曰：「此間妖氣甚重，曷往除之人？」方駭異真人，乃仗劍登門，直至內室。美人錯愕，無措，將欲趨避，天師叱曰：「妖狐安往？」美人俯伏于地，哀懇再三，乃泣吟一律曰：

一自當年假虎威，山中百獸莫能欺。

聽冰肅肅玄霜泣，走野茫茫黑夜遲。

午歲變時成美女

五更啼處學嬰兒

方今聖主無為治

九尾呈祥定有期

羨人俛首求饒天師曰已犯天條不可宥也揮劍斬之乃一九尾狐竇明驚痛無已備禮瘞焉其子穎異無比但人以孤種目之後與羣兒戲遊郊外遇一美人攜之而去竇明遠邇尋索絕無踪跡惟嘆悼而已越數年其子已十餘齡矣忽然回家言在窮山谷中一老叟教之讀書他無所事明試之以異書輒過目成誦喜甚撫育之年十五遊庠弱冠即登第博洽無比遂為一世名儒